

# 中国孩子阅读计划

为中国孩子铺好精神底色



远方的

矢车菊



李东华 著

重庆出版集团

文化传播公司

重庆出版社

远方的

# 矢车菊

李东华●著

重庆出版集团



重庆出版集团  
重庆出版社  
重庆文化传播公司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方的矢车菊 / 李东华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12.8  
ISBN 978-7-229-05513-4

I. ①远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65625 号

### 远方的矢车菊

YUANFANG DE SHICHEJU

李东华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丛书策划: 郭玉洁

责任编辑: 郭玉洁 李云伟

责任校对: 廖应碧

封面设计: 锋上堂创意

版式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陈永

插图: 米七



重庆出版集团  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

界先文化传播公司 出品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670mm×980mm 1/16 印张: 11.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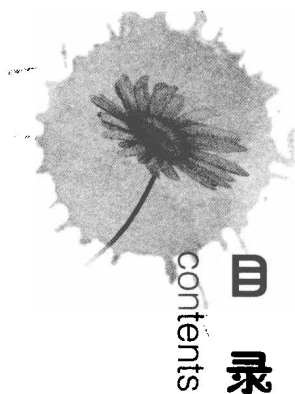
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5513-4

定价: 1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---

## 第一章 最美丽的意外

01 / 1

02 / 8

03 / 14

04 / 20

## 第二章 又寂寞又美好

05 / 25

06 / 30

07 / 35

## 第三章 破碎的卡布奇诺

08 / 38

09 / 44

10 / 48

11 / 52

## 第四章 淡紫色的裙裾

12 / 57

13 / 63

14 / 68

## 第五章 一条华丽的鱼,孤独游走

15 / 72

16 / 77

17 / 83

## 第六章 雪,一片,一片,一片

18 / 88

19 / 94

20 / 101

21 / 106

第七章 诺言,谎言

22 / 111

23 / 116

24 / 119

25 / 123

第八章 我只是想见到你,亦梦!

26 / 127

27 / 132

28 / 136

第九章 和陌生人重逢

29 / 139

30 / 144

第十章 那时花开,那时花落

31 / 149

32 / 154

33 / 158

第十一章 生如夏花

34 / 164

35 / 168

36 / 173

第十二章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

37 / 178

38 / 18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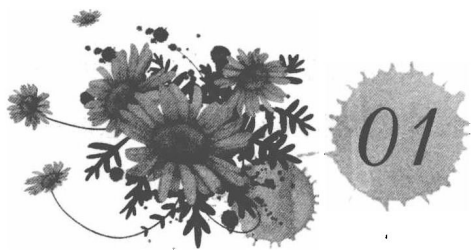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有些故事还没开始就已结束，如同被风吹落的蓝色矢车菊的花瓣，静静地沉淀到梦的深处。当过往的风，不经意间翻开仓促的年少岁月，很多往事已在空气中慢慢氧化，锈迹斑斑。但那一抹深蓝、淡蓝色的记忆，却依旧在轻轻地、轻轻地呼吸。

——写在前面的话

## 第一章 最美丽的意外



“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。”

那几天，妹妹韦一晴老是翻来覆去地唱一首歌——确切地说，是唱这首歌中的一句。歌的名字叫《遇见》。

韦一鸣就嘲笑她是个爱做白日梦的花季小女生。那个时候，他不知道有个故事正在等着他。他生命里要遇见的那个人，就在不远处。

生命是一个谜，你不能预知谜面，更不能把握谜底。

那是上初三后的一个星期天，11月初，期中考试刚刚结束。别人都在疯狂地复习功课，韦一鸣和死党申舟却在他家小区的一块空地上踢足球。

韦一鸣之所以和申舟臭味相投，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人生宣

言：分数是一根胡萝卜，可我们拒绝当驴子。他们瞧不起一心只读圣贤书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，也看不上一天学 36 小时依然考不及格的笨瓜。他们平时吊儿郎当，成绩垫底，可一到升学考试，却能涉险过关。他们觉得自己是这么一类人，除了智商高之外，便一无所有，难道还不该挥霍一下自己的聪明，多干点儿与学习无关的事吗？

韦一鸣带球跑动的时候，自我感觉良好得像贝克汉姆，目光锐利，如同一只发现了兔子的鹰。可是当他停下来，也许只是短短的一瞬，他凝神望着远方，又超越了远方，眼睛蒙上一层淡淡的忧郁的蓝色。好像他面对的不是钢筋水泥的森林，而是云海奇峡，灵魂渺渺地飘出了躯壳。

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这是大家听得烂熟的一句话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显然，韦一鸣并不愿意把两个窗户都打开示人——他额前的头发很长，把整个右眼都遮住了，就像挂了一副窗帘——他用左眼看世界，用右眼思考世界，可是不愿意把思考的结果与人分享。不过，窗帘的作用，既是一种拒绝，又是一种诱惑。班上许多女生都喜欢盯着他的右眼看，等着有风吹来，或者他一甩头发。

两个人吆三喝四的，正踢得热火朝天，一个女孩的身影从天而降，像一只蝴蝶，翩翩地停在花坛旁。当然这都是申舟一个人发现的。韦一鸣对漂亮女孩向来不感兴趣，他最看不得她们那副“我很漂亮，你不宠我你宠谁啊”的模样。就像妹妹韦一晴，好像男生天生就该向她献殷勤，谁不献殷勤谁就有罪，至少是有眼不识泰山，审美水准低下。

申舟和他恰恰相反。申舟就像星工厂派出的星探一样，对漂亮女生格外留意，仿佛漏掉一个就严重失职似的。那个女孩一出现，申舟





就开始心不在焉。有一阵，甚至把足球像老母鸡孵小鸡一样紧紧地抱在怀里，一动不动，两眼像被那女孩钉住了一般。韦一鸣很生气，一脚把球踢到他的脑门上。但是申舟一点也不在意，甚至都没想到要把脑门子上的球印擦掉。他把韦一鸣招呼过来，朝旁边努努嘴：“你看！”

韦一鸣四处张望了一下，什么也没看见：“什么？”

“喂！你是真的有眼无珠还是假装柳下惠？有超级美女在此啊！”韦一鸣的迟钝让申舟急得直跺脚。

韦一鸣顺着申舟手指的方向，目光越过一片草坪，两排叶子还青绿的国槐，看见一个女孩正弯着腰，站在花坛旁，那样子好像在嗅花香。花坛里红的黄的菊花开得正盛。

正是黄昏时分，天阴沉沉的，但落日还是从云层后挣扎出来，像煎得不老不嫩的蛋黄，摊在天空这个灰色的大盘子里，橘黄色的余晖给天地万物镀了一层金。女孩背对他们，面朝夕阳，只看到阳光为她勾勒出的金色的轮廓。

韦一鸣漫不经心地收回目光：“也是一个脑袋两条腿，和别人没什么两样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赶紧踢球！”

申舟的眼睛眯得很厉害：“漂亮吧？比你妹妹韦一晴还要漂亮！我敢说咱们学校找不出一个这么漂亮的MM。”

韦一晴是他们学校公认的才貌双全的公主。

韦一鸣不耐烦地说：“你的眼睛是望远镜还是射线？隔着十万八千里，又是看背影，就能看出漂亮不漂亮啊！”

“喂！她是你们楼上的吗？你认识她吗？”

韦一鸣摇摇头：“小区这么大，我哪能个个都认识，你当我是门卫啊！”

“奇怪啊，我经常来你家，怎么从来没碰上她呢？”

韦一鸣气呼呼地说：“今天可是你软磨硬泡要出来踢球的，你到底还踢不踢啊？”

申舟理都不理韦一鸣，摸摸光头，眯着不笑也像在笑的小眼睛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怎么才能和她搭上话呢？”

韦一鸣气哼哼的，好像牙疼的样子：“看我的！我来成全你！”

就像那女孩是个无人把守的空空的球门，韦一鸣狠狠地一铲球，球腾空而起，呼啸而去，穿越草坪和槐树，不偏不倚朝女孩飞去，砸在了她的后背上，简直比导弹还要精确。如此精准地射中目标，连韦一鸣都大感意外，呆在那里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说老实话，这是他有生以来踢得最好的一个球。

女孩显然吓了一跳，倏地转过身来。

申舟“砰”地当胸给了韦一鸣一拳：“干吗呀，你？”

韦一鸣满不在乎地回敬他：“球又没长眼啊，怪她自己运气不好！”接着，坏笑道：“你不是想和她搭话吗？看我给你创造了多好的机会啊！”

申舟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女孩跑去，准备无比真诚地向女孩道歉，当然，再顺便打听一下她的来龙去脉。韦一鸣也跑过去，不过，他不是去安慰女孩，而是去捡足球。

可是，很快，他也跑到女孩的跟前，因为他听见申舟正在大声地“诋毁”他：“他是我们班有名的臭脚！你可不知道，越到比赛中，他的脚就越臭！有一次，我们班和二班比赛，最后二班1：0赢了我们，你知道这个球是谁踢进我们班球门的吗——就是他，就是韦一鸣，他老喜欢自摆乌龙！”

说一个男孩子踢足球脚臭，就好比说一个女孩子长得像恐龙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韦一鸣拍拍申舟的肩膀，朝他冷冷一笑：“你什么时候成小说家了，这么善于虚构。”

韦一鸣用的是内功，只轻轻一拍，就疼得申舟咝咝地吸着冷气。搁在平时，申舟早已火冒三丈，他的脾气也像干透的柴火，一点就着。但他现在好脾气地笑笑，样子非常绅士，而且努力使自己的公鸭嗓子能发出像播音员一样浑厚、柔和的声音，他向女孩微笑着说：“脚臭，脾气坏，成绩差，是他的三大法宝。”

申舟一个劲儿地说韦一鸣的坏话，好像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他们两个男人，只要把韦一鸣打倒了，那么女孩就是他的了。韦一鸣一下子明白了申舟这点花花肠子。

“你别理他！他上幼儿园就开始追女孩，结果，大夏天的，幼儿园的阿姨请他出去晒太阳。”韦一鸣跟女孩说。

“瞎说！”申舟气急败坏，“那不是追女孩，是追着一个女孩到处跑，她摔倒了，结果……”

“是啊，那不就是追女孩吗？我说得没错啊！”

申舟有口难辩：“是追着女孩跑，不是追女孩……”

韦一鸣看着他脑门上直冒汗珠，而那个黑球印像邮戳一样还盖在上面，被汗水冲得黑一道灰一道的，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。女孩也笑了，一边笑一边拍打后背上的球印。她穿着蓝色牛仔裤，白色风衣，黑色的球印像一朵盛开的黑牡丹，无论怎么拍都拍不净，好像尘土已经渗透到风衣里去了。

申舟厚皮老脸地说：“我替你拍拍。”

“不用，”女孩干脆利索地说，“回家洗洗就好。”

申舟继续表示关怀：“不知道后背有没有砸青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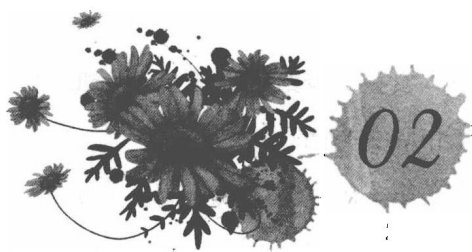
“没关系，”女孩哧哧笑着说，“我的后背好歹比你的额头硬吧。”

“糟糕！丢脸！”申舟恍然大悟，一把捂住额头，朝韦一鸣大嚷，“你这该死的家伙！”

女孩笑着给申舟递上一片纸巾，申舟手忙脚乱地擦半天，洁白的纸巾立刻一团乌黑。

韦一鸣这时才认真地看了女孩一眼——他本来等着女孩大发雷霆或者嘤嘤哭泣的，就像妹妹那样。





“你从哪里来的？怎么看着好面熟，倒像在哪里见过。”申舟问那女孩。

女孩哈哈大笑，答非所问：“你一定特别爱看《红楼梦》吧？”

申舟一头雾水：“什么？”

“你刚才问我的话，和宝玉见黛玉时说的话一模一样。”

申舟脸红了，赶紧换个问题：“你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韦一鸣不想加入他们的谈话，但他并没有走开，而是在一旁用脚颠球，耳朵却支棱着，听他们说什么。

“你是问我的什么名字？乳名、学名、网名还是笔名？”女孩笑着说。女孩一笑起来，就像空中有一串银铃铛在摇。

“都想知道。”

“你可真贪婪！乳名保密。学名嘛，莫亦萝。”

“好听！好听！”申舟先是连声赞叹，而后又问道，“哪几个字？”

“莫愁的莫，藤萝的萝，其实就是萝卜的萝，‘亦’是‘也’的意思。”

“很诗意呵！”

“哈哈，其实很简单，我爸爸姓莫，我妈妈姓罗，我是姓莫的也是

姓罗的孩子。后来他们觉得‘莫亦罗’不像个女孩子的名字，就改成了‘萝卜’的‘萝’。”

“你是他们爱情的结晶——这个名字真美。”申舟的话一出口，韦一鸣就在心里大笑不止——申舟什么时候变成诗人了，话说得比夜莺唱的还婉转动听。

申舟又轻柔地问道：“那网名和笔名呢？”

“网名嘛——蓝色矢车菊，笔名嘛，暂时还没起，因为不是作家。”女孩大笑起来。

“什么菊？”申舟眨巴眨巴眼，使劲盯着面前的这个女孩，好像她是从火星来的，她说的话全是密码，不容易破解。

女孩哈哈大笑：“你像个查户口的警察一样盘问我，那你呢？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。”

“我叫申舟。”

“几号？”女孩问道。

“什么？”申舟摸不着头脑地反问道。

“你不是说你是‘神舟’吗？你是‘神舟’几号呀？”女孩笑问道。

韦一鸣停止颠球，说：“他是‘神舟’X号，因为他永远也升不了天。”

女孩笑起来，她朝韦一鸣抬抬下巴，问申舟：“那，你这位踢球不进球门，只砸别人额头和后背的朋友叫什么？”

“他吗？”申舟听了女孩的话高兴地笑起来，“他叫韦一鸣。”“韦一鸣，”女孩耸耸肩，“不鸣则已，一鸣则惊人矣。”

“咦？你怎么知道他的口头禅？”申舟好奇地问那女孩。

“顾名思义呗。”女孩说。

“他经常这么吹牛，可惜啊，他到现在也没有鸣过一次。”申舟说。

“他不是‘一鸣惊人’，而是‘一踢惊人’。”女孩笑着说。

申舟又一次大笑起来，笑得很夸张，他还连连夸那女孩说话幽默。

幽默个鬼！韦一鸣心里想。但他还是不由自主地多看了这女孩几眼。女孩的眼睛让他想起波德莱尔散文中的一段话：“在我走过一家小咖啡馆时，一个乞丐把帽子伸向我，并投来令人难忘的眼神，如果精神可以晃动物质，如果磁疗郎中的目光能给葡萄催熟，那么，那个乞丐的眼神也会推翻皇帝宝座的。”是的，如果精神可以晃动物质，那么，女孩比溪水还要纯净的眼神，是可以把这个世界上的肮脏清洗一新的。她的头发是深栗色的，长长地披散下来，有一点点自然卷曲，风吹过来，就像微微晃动的波浪。她的额头是光洁的，坦荡的。那小巧而挺拔的鼻子下面，是两片薄薄的月牙形的嘴唇，一笑，就露出整齐的洁白的牙齿。她的下巴微微上翘，使她的样子充满稚气，总像是在向谁撒娇。

“我刚一见你，差点叫你朴树——你长得和朴树简直一模一样！”女孩看看韦一鸣，平静地说。

韦一鸣看她一眼，又飞速地移开了视线，表情很淡然：“不对！是朴树长得和我一模一样。”

“对不起，”女孩笑起来，“朴树是我的偶像，说你像朴树，是恭维你，没想到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。”

申舟安慰她：“流行音乐一直不入他老人家法眼，不过，朴树是唯一一个能让他勉强接受的流行歌星。你知道，他只喜欢一首流行歌曲。”

“《生如夏花》。”女孩说。

“见鬼！你怎么会知道他最喜欢这个？”申舟惊讶得几乎要跳起来。

“哈哈，是巧合吧。因为一见他，我就想唱《生如夏花》，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。”

“是吗？”韦一鸣皱起眉头，一丝讥诮的微笑爬上他的嘴角，“那我岂不成了《生如夏花》的活广告？”

女孩笑着说：“你干吗老是皱眉头？让人搞不清你究竟是胃疼呢还是在思考深奥的哲学问题。人生没那么复杂的，你该向草履虫学习，做个单细胞生物，头脑简单才能活得快活！”

“我的天！”申舟指着韦一鸣大叫起来，“他的网名就是‘草履虫’，他的事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就像是他肚子里的一条蛔虫。”韦一鸣和女孩的目光立刻碰在一起。这一次，韦一鸣没有逃避，两个人足足对视了有三秒钟。是女孩的眼睛先撤退的，她转而看着申舟，先是惊讶地微微睁大眼睛，继而朗声大笑：“我是能掐会算的小女巫呀！”

韦一鸣看见女孩背着一个造型可爱的小背包，小背包的带子上串着一串五颜六色的小星星。赤橙黄绿蓝，一二三四五。他像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，在心里默数了一遍。一共五颗。五颗幸运星。

“喂！”他问她，“你书包上挂着五颗小星星干吗？”

“这个嘛。”女孩说，“这代表着我今天已经遇到五件让我感到快乐的事了。”

“天天统计吗？”韦一鸣好奇地问。

女孩点点头。

“什么？”申舟叫起来，“从来没听说有人天天统计一天遇见了几件快乐的事。”



“也许快乐在她就像沙里的金子，需要一粒一粒拣出来。”韦一鸣说。

“是啊，”女孩点点头，“遇到一件快乐的事是多么不容易啊，还不该值得纪念吗？昨天我的背包上挂了八个星星，今天，我希望我能超过昨天的记录。你看，遇到你们也该算一件高兴的事吧！”

女孩打开背包，从里面摸出一条1厘米宽的紫色彩条，刷刷刷，几下子就叠成了一颗紫色的五角星。她把这颗小星星捧在掌心里，欣赏了半天，就像在欣赏一个梦。随后，她把这颗紫色的小星星串到了星星串上去。

“你们瞧！”她高兴地喊道，“已经有六颗星星了！”

“遇到我们算高兴的事吗？你可是被球砸得很惨啊！”申舟说。

韦一鸣一听这话，狠狠地瞪了申舟一眼，这家伙，今天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！

“是啊！我当然希望是被天掉下的馅儿饼砸了，而不是被球砸。但是，认识你俩还是让人很开心啊。”女孩笑着问他俩，“你俩猜猜看，今天在我睡觉以前，还能遇到几件快乐的事？”

韦一鸣耸耸肩：“如果我是《皇帝的新衣》里那个小孩，那我会告诉你——也许一件也遇不到。”

“会吗？”女孩怀疑地说，“不会那么悲惨吧！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那我就努力做两个好梦吧！”

韦一鸣定定地看了她半天，问道：“你，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好像从没见过你。”

一阵风吹过来。韦一鸣抬头看看天，奇怪呵，这是十一月，却像是六七月的天气，夏日的天，孩子的脸，刚才还有太阳呢，才多大一会儿，太阳不见了，天更阴了，一些小雨点有意无意地落了下来。